

中國文哲研究所藏

吳梅村全集

(清)吳偉業 著
李學穎 集評標校



I214.92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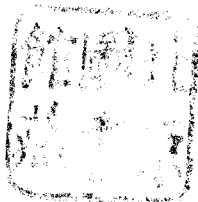
B1/12/2R

吳梅村全集

〔清〕吳偉業 著
李學穎 集評標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B 783433



書名題簽 李學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吳梅村全集

(全三冊)

〔清〕吳偉業 著

李學穎 集評標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9.375 插頁 18 字數 1,072,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00

ISBN 7-5325-0121-3

I·26 定價(精): 31.40元



吳梅村像

顧見龍 繪

蘇軾
 蘇軾詩集卷之五
 蘇軾詩集卷之五



蘇軾
 蘇軾詩集卷之五

吳極村行春子

禹之鼎 繪

諸君不棄
萬一失能
小國書畫
密定號
為記
謹此
通佈

宣統元年
九月廿九日

「故曰 元恒也 其理一也」

經存傳照註之兩顧亦未敢持

論主杜子城三經得與切宜

原係內以愛司社司事主不敵習也

亦爾排家之社

何弗讀書風尚之道 其其結而

所學之亦似與之入於一門

隆六社者 其亦決不見於存

此易也 既矣 惟司以雖自但

品而主其雜 惟云是生二字之因

門乃大表之日 何物

理性之生 生一亦主理者

品一人之山亡者 何理存而

此生直無雜 惟云是生二字之因

為五經 惟此大表之 亦知

此係之 中其亦面已 惟

手教性矣

元恒之 亦為 惟其

亦何有

皆其 亦何有 亦何有

之

亦何有

嘉興武庫主任韓永烈

直隸爲人。全。字。集。中。書。後。
國。體。中。法。上。部。中。文。大。學。

卷之四

高方廣壽地傳與學此

謝春暉同永春軍旅華水畫



吳梅村山水圖面
 吳潤肥 舊藏

吳梅村山水圖面

吳潤肥 舊藏

前言

詩至宋末，已見式微，元、明兩代，鮮有足稱，直到明、清易代之際，才又出現一個高峯。在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激烈深重的歷史環境下，湧現了多若繁星的詩人，他們的作品既不屑爲三楊之館閣，也唾棄七子之摹擬，更無意於公安、竟陵之浮靡，而是務實重質，息息和時代相關，足以上摩三唐之壘。大抵殉明者多挺身抗拒的強音，入清者多緬懷故國之哀思。前者可以陳子龍爲代表，而後者則應首推吳梅村。

吳偉業，字駿公，以其號梅村著名於世，別署鹿樵生、灌隱主人。江南太倉（今江蘇太倉縣）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他自幼聰慧，十四歲已通春秋及三史（史記、兩漢書），落筆爲文，洋洋數千言。受知於同里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張溥，爲入室弟子。張溥聯合大江南北各文社，統一爲復社，他是其中重要成員，名列「十哲」。中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會元，殿試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制詞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時人以爲無愧。這年，他才二十三歲，給假歸娶，光華滿路，榮動一時。張溥亦中是科三甲第一，選庶吉士；復社成員同榜者尚有數人。于是天下士子以入復社拜門牆爲功名捷徑，復社聲勢大盛。這固由張溥的聲望才幹所致，而梅村的美才高第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復社雖以學術標榜，實則繼東林之餘響，在野則諷議朝政，針砭時弊，裁量人物，一旦登朝，自要有所作為。梅村入仕之初，即疏劾時相溫體仁的私人、吏部尚書蔡奕琛；以後，歷充實錄纂修官、東宮講讀官，又先後劾奏首輔張至發、吏部尚書田唯嘉、太僕寺卿史堉等，雖不無朋黨意氣夾雜其間，但這些人都是溫體仁的衣鉢傳人或黨羽，把持朝政，營私誤國，故梅村一時「直聲動朝右」。這自然也招致了反對派的忌恨，使他受到種種推挫。特別是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他升任南京國子監司業才三天，上疏申理著名直臣黃道周，觸怒了明思宗，嚴旨責問主使，差一點陷入大獄，從此他逐漸消沉下來。而座主周延儒和好友吳昌時的不得其死，尤足使他寒心，於是「絕意仕進」。這期間雖接連晉升左中允、諭德、左庶子，他都沒有就任，藉丁嗣父憂的機會，回鄉隱居。

崇禎一朝，集中並發展了萬曆、天啓積累下來的所有矛盾和積弊，這時已深深陷入內憂外患的嚴重困境。內部，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如烈火燎原，破洛陽，據襄陽，下西安，從根本上動搖明廷的統治；外部，女真貴族創建不久的清國雄踞遼東，虎視眈眈，不斷入侵，明軍一敗於高陽，再敗於鉅鹿，復敗於松山，形勢異常嚴峻。而腐朽透頂的明統治集團却忙着彼此爭奪派系的、個人的利益，君懷臣蒙，文欺武恣，互相牽制，互相傾軋，迅速走向崩潰。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三月，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建立大順政權，明思宗自縊於煤山，史稱「甲申之變」。緊接着，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奪取了農民起義的果實，李自成兵敗走死。從此清王朝入主中原，統治了廣袤的中國土地。

朱庭珍說：「吳梅村祭酒詩，入手不過一豔才耳。迨國變後諸作，……多紀時事，關係興亡。」（後園

《詩話》似乎明亡之前梅村所作皆爲豔體；王曾祥甚至說：「梅村甲申之前，無一憂危之辭見於豪牘。」（靜便齋集）這未免厚誣古人了。梅村自青年時代，眼見國事日非，肝衡扼腕，寫下了許多感時傷事的詩篇。著名的臨江參軍和讀楊參軍悲鉅鹿詩，寫于崇禎十二年，是鉅鹿之敗的忠實紀錄，悲憤感激，溢滿紙上。雒陽行、襄陽樂、高麗行等篇，痛切時局；邊思、雲中將、牆子路諸首，憂念邊防。他如傷直諫被禍的「老臣自詣都詔獄」，逐客新辭鵲鵲樓（灤上行），「直道身何在，猶爲天地傷」（傳右君以諫死其子持喪歸臨川）；憤宦官專權的「諸將自承中尉令，孤臣誰給羽林兵」（懷楊機部軍前）；疾迫害黨人的「看碑太學傷鈞黨，置酒新亭望息兵」（送左子直子忠兄弟還桐城），何嘗不都是「憂危之辭」？而且以上所舉，還只是一部分。梅村早年諸作，以避忌或散佚，大半未能存留，只有極少幾篇收入清代通行傳本四十卷梅村集。後人囿於見聞，主觀臆斷，也不足爲奇。

明亡後，梅村在弘光政權下做了兩個月的少詹事，目睹南都政局，知國事已不可爲，即託病告歸。未幾，清兵南下，小朝廷亦告覆滅。這時的梅村，既沒有殉難或反抗的勇氣，也不敢冒投降的罵名，於是選擇了一條做遺民的道路。逆來順受，不作非分之舉，以求保全身家。他告訴弟子周肇「同入幽棲傳，他年未寂寥」（溪橋夜話），約舊友「移家就吾住，白首兩遺民」（遇舊友），在言懷、見人作布帽等篇中，並以魯仲連、介子推、管寧自況，表明不仕的決心。

江山易代，清人入主，天翻地覆的變化，目擊身受，自然不勝黍離麥秀之感，於是，紀錄滄桑陵谷的變遷，抒發舊國故君的懷念，就成爲梅村詩的主要內容。永和宮詞、琵琶行、蕭史青門曲、思陵長公主

輓詩、田家鐵獅歌等，爲帝王戚畹唱出了一曲聲淚俱下的輓歌。「莫定三分計，先求五等封」，「北寺譴成獄，西園賄拜官」，尙言虛內主，廣欲選良家，「三軍朝坐甲，十客夜傳觴」，借古喻今，不著議論，弘光小朝廷的腐朽和必敗已昭然在目。聽下玉京彈琴歌、楚兩生行、臨淮老妓行等，通過舊妓、藝人、歌女的敘述，委曲表達重大的歷史事件，分外悽哀感人。值得一提的是，梅村對南疆各殘明政權的命運十分關心，魯王舟山之敗，世子被虜，妃嬪投井，勾章井作了「蒼鯨掣鎖電光紫，擊浪噓雲食龍子。輓轡聲斷銀瓶墜，遶殿虹蜺美人死」的形象記述；而對桂王南奔，開始依靠農民軍舊部維繫殘局，則寫得更爲明確：「王孫去國餘三戶，公子從亡止五人。報主有心爭赤壁，借兵無力聽黃巾。」（雜感之十）他甚至於清廷也有微詞，「先機拒戶須防虎，故智蹊田恐奪牛」（雜感之二十），「記得奉天門獻捷，亦將恩禮待和龍」（雜感之八）。無怪乎後來不敢收入本集，僅存於家藏稿了。

以上這些作品的共同基調，可以歸結爲「怨而不怒」。「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槐」（永和宮詞），「江湖滿地南鄉子，鐵笛哀歌何處尋」（琵琶行），「花落回頭往事非，更殘燈地淚沾衣」（蕭史青門曲），亡國之音哀以思，這當然是由梅村自身的遭際和政治態度所決定的。

但他也有「怒」的時候，對那些賣國求榮，爲虎作倀的前明將領，就毫不諱言的表示了極大的鄙視和痛恨。圓圓曲是他的代表作，「慟哭六軍齊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把民族敗類吳三桂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據說吳曾「寶重幣求去此詩」，而梅村不僅不爲所動，還繼續寫了「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雜感之十八），「全家故國空從難，異姓眞王獨拜恩」（卽事之十），

更加鞭撻入骨。在松山哀中，他直斥洪承疇，「十三萬兵同日死，渾河流血增奔湍。豈無遭際異，變化須臾間。出身憂勞致將相，征蠻建節重登壇。還憶往時舊部曲，喟然歎息摧心肝」。可謂字字見血，嚴于斧鉞；而「老臣裹革平生志，往事傷心向鐵衣」，又是多麼辛辣的嘲諷！當時，吳三桂封平西王，洪承疇任五省經略、內院大學士。都是清王朝正在倚仗的得力鷹犬，雖然久已成為人民嘲罵的對象，但如此口誅筆伐，也還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在清室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江南抵抗最力，所遭鎮壓也最殘酷。大屠殺之後，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掠奪，特為尤甚。「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稅居天下之半」（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再加以橫征暴斂，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梅村蒿目時艱，自不能不筆之於詩。或寫親人離散之苦（蘆山兒），或訴逋債賣子之痛（臨頓兒），「村人露肘捉頭來，背似土牛耐鞭苦」（提船行），「丈量親下稱蘆政，鞭笞需索輕人命」（蘆洲行）。在沉重的賦稅和官吏的敲剝下，「吳民數百萬戶，大抵皆破矣」（太學張君季繁墓誌銘）。軍隊所到之處，更是哀鴻遍野，「大軍從北來，百姓聞驚惶。下令將入城，傳箭需民房。……插旗大道邊，驅遣誰能當。但求骨肉完，其敢攜筐箱。扶持雜幼稚，失散呼耶孃」（遇南廂園東感賦），「一朝鐵騎城南呼，長刀砍背將人驅。里中大姓高門閭，鞭笞不得留須臾」（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士族地主階級的利益失去保障，直溪吏中的尙書後裔，已經破產，還被束縛逼迫，慘痛呼號；周易學者吳燕餘，因交不起租稅，竟遭墨吏笞辱，梅村為此發出「范升免後成何用，甯越鞭來絕可憐」（贈學易友人吳燕餘）的浩歎。這時就連地方官也難做，他在贈穆大苑先中敘述族兄確山縣令吳國傑支應過往官軍的苦況：「身親芻秣養驕驕，供頓三軍尚嗔怒。赤

日黃埃伏道旁，鞭稍拂面將誰訴？」縣令猶且如此，百姓其尙可言！當時社會的苦難，也可窺見一斑了。正因爲梅村詩繼承了「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徵詞傳事，篇無虛詠」，題材多樣，刻畫淋漓，觸及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展現了那個動盪險惡的時代面貌，其廣度和深度，一時無與爲儔。後人稱爲詩史，確是當之無愧的。

可惜他的遺民做不長久。當時，廣大的持消極不合作態度的遺民羣的存在，對尙未完全鞏固的清王朝是一個潛在的莫大威脅。越是有聲望的遺民，危險性也就越大。而他們並無抗清的實迹，雖然借鎮壓起義擴大株連，羅織殺害了一批，但單純依靠誅殺，易激起人民的不滿和反抗，于統治者不利，所以同時又採取另外一手，即懷柔政策，請他們到新朝來做官，以分化遺民隊伍，削弱其政治影響。這就是順治九年的「詔起遺逸」。

梅村以會元榜眼，官詹學士，復社黨魁，名重一時，曾主湖廣鄉試，曾貳南雍，門生故舊半天下，在錢牧齋身敗名裂之後，儼然「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侯方域《與吳駿公書》），這樣的人物，清廷豈能放過？詔書一下，他就爲兩江總督馬國柱所薦，以祕書院侍讀徵。消息傳出，侯方域立即致書勸阻：「學士之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這一點，梅村當然也十分清楚，覆書「慷慨自矢」，「誓死不出」，不但呈遞了辭薦揭，而且還于順治十年四月親赴南京，面陳力辭，不能說他沒有不出的決心。可是他却還沒有意識到，正是他自己造成了不得不出局的局勢。

乙酉之後，梅村自知「虛名在人」，閉戶著書，猶自「惴惴莫保」，「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幸

而他「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逾越」，安分守己，得以無事。而他名心未除，「危疑稍定」，便忘記了韜晦，以前輩的身分，去爲各立門戶、互相攻訐的吳中同聲、慎交兩社作調解。順治十年春，大會於虎丘，「九郡人士至者幾千人」，這是繼崇禎六年張溥虎丘大會之後最盛大的一次社集，會上「奉梅村先生爲宗主」，主持兩社合盟。正趕上清廷已在加緊進行禁止社盟活動的部署，第一步先由禮部頒天下學宮，禁生員「立盟結社」。這樣，梅村在和解社局的同時，就把自己放到了一個極引人注目的位置上，自然首當其衝。「徵召」的名義是軟的，而對「重點對象」實行起來却是硬的。因此儘管同時被徵如周廷鑑、姚思孝、朱明鎬等皆得不赴，在梅村却絕無推辭的餘地。我們只要看康熙十二年徵召二曲先生李顥時，以其稱病不起，竟連楊昇至有司，李顥以絕食、自戕相抗，最後始得免一事，便可知上面「薦剡交上」，地方「逼迫萬狀」，如胡介送行詩所云「幕府徵府日夜催」，梅村寄周芮公自陳「但若盤桓便見收」，及恐連累老親，禍及家門，確爲實錄。既不能死，只有屈節，遂於當年九月應召北上。這真是「過盡九折艱，咫尺俄失墜」（送何省齋），至此不得不慨歎「盛名爲不祥」，「芝蘭自焚，膏火自煎。藏名變跡，慚彼昔賢」（涖湖行），自傷「浮名悔已遲」（別李令）了。

仕清，對梅村自身來說，比亡國還要可怕，他成了「兩截人」，喪失了士大夫立身之本的氣節，再也直不起脊梁來了。可以說，這是他生命一條決定性的界綫，家藏稿的前、後集就是以此來劃分的。在後集裏，身世之感占了不少篇幅。有時，他把這一切歸諸時勢和命運，用「時命苟不佑，千載無完人」（歸史），「時命苟弗諧，貧賤安可冀」（送何省齋），「人生豈不繇時命」（遣悶）等來自我解嘲，但更多的是失足

的慚愧和悔恨，觸處即發，不作諱飾。「君親既有愧，身世將安託」（贈顧雲師），「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樽」（懷古兼弔侯朝宗），直至臨終的「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處處透露出精神上的沉重負擔。「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過淮陰有感），「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親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於此，欲往從之愧青史」（遺閻之三），以及賀新郎病中有感的「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尤爲沉痛悲愴，字字血淚，個人身世與國家民族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格外動人心絃，使後世讀者爲之悽惻低徊，或悲其遇，或原其心。論者方之庾信，應該是較爲恰當的。

入京後，授祕書院侍講，與修聖訓及孝經衍義，十三年（一六五六），升國子監祭酒。這時，他已「精銳銷爽」，無心戀棧。冬天，有嗣母之喪，便就此南歸，從此偃息不出。初時還繼續關心時局人事，順治十四年科場案起，大批江南名士遭誅戮流放，他連續寫了贈陸生、吾谷行、悲歌贈吳季子等篇，發出「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祇從讀書始」的悲憤呼聲；十六年鄭成功江寧之敗，他以「南飛烏鵲夜，北顧鸛鵲軍」（七夕感事），「徘徊新戰骨，經過舊臺城」（詠月）等詩句含蓄地表達了他的哀傷；十八年吳三桂擒殺桂王，他寫道「聞道長沙軍，已得滇池王」，「人言堯幽囚，或言舜野死，目斷蒼梧淚不止」（雲陽觀訪文學博），一抒故臣的痛悼。而清廷的鉗壓日緊，與「通海」大獄，造成恐怖氣氛。不久，他又因奏銷案和兒女親家陳之遴的連累，幾至破家。晚年怫鬱不樂，其間的作品，遂以山水、酬贈爲主要內容。康熙十年（一六七一）歲末病逝，年六十三歲。遺命「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是的，他遭逢衰季，絕意進取，無從